



小麦的味道

□朱振邦

弱的味道。如果有的麦苗长得高了,还要被更多地踩压,甚至是青石碾的无情碾轧。

最是一年春好处,麦苗仰天把眉舒。春天里,人们给予了它们超五星级的待遇。先给麦苗“排除异己”,让它们有充足的生长空间。除草、施肥、浇水、喷药,为它们配制各种“营养套餐”,不让它们受一丁点儿罪。在有病虫害或干热风等不利因素时,还要做一些防范或补救工作,甚至会在心里默默祈祷。这时的小麦会尽情地拔节生长,抽穗灌浆,在准备回报人们辛勤劳作的同时,散发出了融鲜花、果实为一体的浓香味、酱香味、甜香味。

夏季味最浓。小块地里银镰飞,大块田里机声隆。几天忙碌之后,地里便留下了麦根茬、碎麦秸、麦糠。而家里,收购站和小麦加工厂的仓库里,却迎来了一袋袋、一车车的麦粒,丰收的小麦在这里堆积成山。小麦在夏季的历程是短暂的,从小满到芒种,麦收就基本结束了,但小麦的味道是最浓烈、最筋道的。在集体生产年代,它的味道有点呛人,让挥镰割麦的咳出黑黑的稠痰;它的味道又有点“蜇人”,使人不停地擦眼睛和嘴角;它的味道又特别喜人,让手握沉甸甸麦秆的老农眉开眼笑。到了现在,坐在地头上

喝着饮料、听着戏曲、看着收割机割麦的人们,则忘情地吮吸着带着泥土味的浓郁麦香,高兴得嘴巴更是合不拢。

小麦的味道也会变。你看,到面粉厂它变成了面粉的味道;到食品厂它变成了挂面、方便面和蛋糕的味道;到家里或小作坊里它变成了面条、馒头和包子、饺子的味道;而在饭店,它又变成了拉面、烩面、炝锅面、刀削面的味道。对了,将近成熟的小麦还能变成怀川大地上特有的喷香喷香的碾转的味道。

小麦的味道招人喜欢,是因为不管节令如何变换,风霜雨雪如何吹打,它们都坚守着初心使命,为人们的一日三餐、四季温饱提供着坚强有力的物质基础,让人们真切体会到“家里有粮,心中不慌”的踏实。

小麦的味道又是会变化的。它常常推陈出新,不断焕发生机,在新时代不断推出新的美味。超市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糖果点心,数不胜数的冷冻食品等,各以其独特的美味吸引着顾客,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。

啊!小麦的味道是在坚守和创新中不断传承和发展的。它清香、甜美、嫩滑、浓烈、筋道,甚至味美至极,妙不可言。它让我有数不完的回味和回忆,更让我有享不尽的明天和将来。

中践行着。正好老妈吃钙片反胃,现在家里的餐桌上豆腐不断,老妈每天出去遛弯儿晒太阳。本来就不白的她,如今脸、手、胳膊的皮肤黑得发亮。药补不如食补,想想有道理呀,当下大豆越来越被营养专家所推荐,其是植物类的优质蛋白质。而这世上最珍贵的免费营养——阳光,恰恰是医学专家强力推荐的,因为它含有能促进钙吸收的紫外线。

前天下午去户外游泳,下水前我说忘记涂防晒霜了,同游的蓓蓓说:“我从来不涂。”我立马释然:阳光、空气和水,这是大自然对人类最慷慨的馈赠,我们焉能不尽情享用呢?

观三峡大坝(外一首)

□朱立明

天蟒雄踞碧水中,舞爪张牙锁江龙。
坝连两岸山峦秀,闸分五级浪峰平。
恶水三峡成旧梦,航道千里已从容。
坛子岭巅观胜景,大国重器惊宇穹。

游神农溪

通幽绿水一线天,两岸青山挂翠帘。
船牵倒影群峰坠,雾掩奇峡鬼壑连。
溪岸农舍门盈客,土家靓妹歌绕船。
百草依旧遍林野,神农惊叹换新颜。

五婶的小院

□杨风莲

春去夏来,又到了五婶小院满满是青绿、处处是收获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五婶庭前院落的空地上,种着一大片豌豆和兰花豆,白、蓝的小花朵淡雅美观。刚过五一节,蓝的、白的小花朵就结出了如米粒大小的奶绿色碗豆角。摘一颗放进嘴里,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,吃多少都觉得不够。路过的邻居,也会顺手摘一些尝尝鲜。我以前从不知道豌豆荚可以直接吃,第一次尝试便喜欢上了。

院落的南墙边上,五婶不知什么时候拉起了一根专门用来晾晒衣服和被子的绳子。

天气一天天热起来,每天早上,五婶都会在地面上洒些水,把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但过不了多久,就会落下零星星的梧桐树叶子和残败的花瓣。

门口处那几块平板石头是五婶歇脚和邻居聚集吃饭的场地,也被冲洗得一尘不染。

围墙外的几畦韭菜,长势特好,一茬一茬地生长。一到月底,五婶都要割一些韭菜,东家一捆、西家半篮地分送出去。然后,不是东家端着鸡蛋素饺子,就是西家托着韭菜盒子,你让我、我让你地亲热着,聚到五婶清洗干净的石板前吃起了午饭。

小院最特别的,要数那一簇一簇的何首乌了。嫩嫩的藤蔓挂在小院的角落落,或高或低地缠在树枝上,或趴在石缝间,

宛如一幅绿意盎然的夏日画卷。这些何首乌,五婶和五叔一起管理了几十年,如今五叔过世10多年了,80多岁的五婶还在精心地管理着。因为每年村里的老人都要来采摘叶子食用,也有讨要一棵做药方的。村里的老人都说,何首乌浑身是宝,根块熬汤,叶子煮水,对身体有诸多益处。为了村里人的需要,年迈的五婶也要努力地管理好这些何首乌。

在墙外吃饭乡亲们的声声呼喊中,劳累了一上午的五婶也要去赶饭场了。

“他五婶,今天侄女来了,咋还吃汤面条呀?”

“俺侄女从城里来看我老婆子,非要吃刚从小院里拔的生菜、蒜苗、上海青啊!”

乡亲们与五婶的话音未落,我就将洗净切成块的甜瓜摆在大托盘上端放到石板中间的木墩上,招呼大家吃。

“是呀,婶婶、嫂嫂们,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青菜面了,比那些大鱼大肉好吃多了!”随后,我也端着碗坐到石板上继续吃起五婶专门给我做的可口饭了。

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,阵阵笑声不时从小院向四周散去……

乡村的夏天真好,五婶的小院真好。我唯愿五婶与小院里的何首乌一样长寿,那样我能年年回趟娘家,听听饭场上的乡音,吃吃家乡的饭食,感受乡情乡味的拥抱。

阳光馈赠

□王玉霞

先生买回一盒辣椒苗,大约有50株,让我种植,以期收获的快乐。懒于稼穡的我,将辣椒苗和左邻右舍分享,只留了极少部分,应付差事地种于室内、室外两个花盆里,隔三岔五浇浇水,偶尔观赏小苗的生长状况。

转眼一个月过去了,种在室外的两株辣椒苗枝繁叶茂,开花结果。尤其是客厅窗外的那盆,因为周围没有遮挡物,阳光直射,长了10多厘米高,就有3个长长细细的辣椒垂在枝间,煞是喜人。旁边一盆,因为在银杏树下,略微矮一些,但也枝粗叶肥,结了一个辣椒。

倒是养在室内的两盆,平时

比室外多了浇水的频次,反而“不求上进”。它们好不容易开了一两朵白色的小花,没几天就蔫了,一丝挂果的迹象也没有,却招来蚱壳虫在枝叶间捣乱。

前天,先生把室内生了蚱壳虫的一株辣椒搬到了窗外。我无意中望出去,咦,它居然抖擞精神,生机勃勃,蚱壳虫也不见踪迹了。

看着换发生机的辣椒苗,我不禁想起生活中关于阳光的诸多启示。

想起前年老妈病理性骨折,找医生看,说是因骨质疏松导致的。谈到补钙,医生说:“吃豆腐、晒太阳,就这两条,你就不用买钙片!”我一直记在心里,并在生活